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古老小镇,一条街道旁一间车库模样的店铺,没有橱窗,没有装潢,可以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唯有正门上方一块陈旧的店招,正中是两把交叉的扫帚图形,由上往下三行字: HAMEL BROOMS; SINCS 1908; CORN BROOM MAKER. 啊,一家制作和售卖扫帚的小店铺竟如此长寿,开了一百多年啦!近年来,我先去那个小镇三趟,每趟都要进去逛逛。百来平方米的空间,工场兼卖场,四周挂满各式各样的草编扫帚,以及其他土不拉几却挺括实用的清扫用品。一个中年人,或许就是老板吧,泰然自若地编织着扫帚。每次去,都见到近悦远来的顾客盈门,纷纷围观、交谈、选购,看来生意一直蛮不错。太太感慨道,现在上海要买一把人工扎制的老式扫帚还真不容易呢,恨不得在这里买了带回去。我们都不由得对这家百年扫帚店、数代“制帚匠”充满敬意。

走进一家开了百余年的扫帚店

说起“匠”,就汉字的本义而言,就是筐里背着刀斧工具的木工。引申开去,就是指有专门技艺的人。心无旁骛,凝神静气,专注一业,专事一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乃成某个行当的技艺高手。古往今来,百姓的生产生活与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须臾不可离。有传说云,土木工匠祖师鲁班八十大寿时,将自己的十八个徒弟和两个女婿分作二十个行当:金、银、铜、铁、锡、石、木、雕、画、皮、弹、轧、机、篾、瓦、盆、鼓、椅、伞、漆。后来又给另九个徒弟封了九个“佬”:阉猪、杀猪、骡牛、打墙、打榨、剃头、补锅、修脚、吹鼓手,民间遂有“九佬十八匠”之谓,“独具匠心”,“匠心独运”,一个“匠”字则凸显了人们对工匠巧匠的尊崇和敬佩。多少年过去了,大工业大机器生产日趋发达,高技术智能化生活日趋丰富,林林总总的“匠”似乎日渐式微、慢慢淡出了。不知当年在我们这里,制作扫帚的叫做什么“匠”,但想来肯定有这一行,且有能人,但好像未曾听说有几代人子子孙孙做扫帚、卖了百余年扫帚的老店啊!

而更让人感伤的是,诸多匠人,以及弥足珍贵的“匠心”,远离我们的生活,甚至悄然消逝了!前几年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全球迄今持续存在 200 年以上的企业有 5586 家,其中日本名列前茅,有 3146 家,德国家有 837 家,荷兰有 222 家,法国有 196 家……更有甚者,日本有 7 家企业年逾千岁,有一家专门从事寺院建筑业的“金刚组公司”,竟创立于中国的隋朝时期,已然延续了 1430 多年!企业的长寿,固然有多重原因,但工匠的代代相承、工匠精神绵延不绝,无疑是最佳优化的长寿基因。专心致志,追求极致,积数百年之光阴做好一块表,打造一把刀,开成一家店,树起一个品牌……,若无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匠人精神”,焉能千锤百炼,非凡卓越?

怡然

相形见绌的是,中国的“长寿企业”非常罕见,据统计,截至 2012 年,经营超过 150 年的企业仅 5 家,最古老的要数诞生于 1538 年的六必居,“老二”是建于 1663 年的剪刀老字号张小泉,接着是陈李济、广州同仁堂药业和王老吉。而尤为令人忧心的是,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匠人似乎不再“吃香”,“工匠精神”也黯淡起来。随着“工匠精神”的字眼出现在今年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匠”字陡然被激活,“工匠”瞬间成为一个热词。然而,要让“工匠精神”重新熠熠生辉,绝非易事。就在全国两会上,身为人大代表的五位“大国工匠”坦言,“工匠精神”回归,首先要解决的是让工人愿意当工人!上海“工匠”的杰出代表李斌已为此连续数年在人代会上疾呼,这次则向总书记呈现了一份涵盖 17 个省市 41 家企业 2000 多名职工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每年都在上升,但技术工人却青黄不接,而现在只有 6% 的人员认为工人社会地位高,超过 61% 的人员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低,超过 32% 的人认为没地位,在后两者中有 95% 的人是“80 后”“90 后”……如此现实,情何以堪!试想,倘无足够数量的工人,何来众多的“工匠”,而“工匠精神”又如何弘扬呢?

斯巴达克(公元前约 120 年-前 70 年)

斯巴达克是巴尔干半岛北部色雷斯人,在罗马人侵巴尔干半岛时,他被俘并被卖为角斗士奴隶,收为卡普亚城角斗士学校的角斗士学生,受培训后参加角斗。在一次斗技场上,疯狂的厮杀中不幸有三个角斗士被刺死。斯巴达克虽是取胜者,但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好友被杀死并看到斗技场场主命仆人把尸体抛到野地上让野狼野犬吞吃、血流遍野。他回到学校厨房,见到两位好友克雷斯和奥美尼奥斯,他便愤恨地说:“我忍不下这口气,看到我的朋友被残杀而死,遗体还去喂野狼野狗。这笔血债要血还,要还我奴隶

的尊严、自由、朋友,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去争取自由、平等,我们要过和平的日子!奴隶主们拿我们的生命来取悦,满足他们的野性和疯狂的作乐,他们把幸福建筑在我们的痛苦悲惨命运之上,不可以!朋友们要起来抗争!”

两位朋友激愤地振臂高呼:“斯巴达克,你领导奴隶们起来奋斗吧!”三人三双手会成一个有力的组合拳共同高呼:“那么我们就行动起来吧!”斯巴达克就这样开始组织角斗士们团结起来,先暴动逃到维苏威火山发动起

斯巴达克斯 ——世界和平人士之八

阮波

树绿了一树又一树。一阵雨过后,天气晴朗,迅速灿烂成很好的样子。春风到处,满眼温暖的一个四月。

叫人安然于这般的季候,又不免隐含着破土而出似的不安。有一首诗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便是这微倦扰人的好时节。总归是好,却又仿佛无力将滋长不住的怅惘一把挥去,干脆利落。又还明明知晓,一切都仍是幸福的模样。你好吗?我很好。其实大家都在各自的姿态里与春日同行。无心流露的小情绪,日光底下,春风拂面,到底是笑逐颜开的敞亮大街,阔然且柔软。

爱诗的外公,在墙上认认真真写下那首诗,只不过,他将诗的第三句改成了——人面照样红似火。

意义,起义队伍一下由 2 万人发展到 5 万人,多次进攻罗马军队都获得胜利。罗马军便进行围剿……

公元前 72 年,斯巴达克率起义军沿亚得利亚海岸穿过整个意大利,在摩提那会战中,击败了卡西乌斯总督的部队,然后又率部队南下。罗马元老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命令克拉苏统帅前往,起义军营去进行镇压,起义军在布鲁提亚战役中受到挫败,直到公元前 71 年春天,起义军打算突围袭击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海前往希腊。

可惜起义军内意见有分歧,一支部队又被罗马军俘虏,后被卖为奴隶,斯巴达克率领一支起义军在山区扎营,袭击奴隶主庄园,各地的奴隶和农民纷纷参加起义军,队伍又得到补充。

罗马军队围剿维苏威火山,起义军沿着峭壁,用葡萄藤制成绳索下山,出其不意,击败了罗马军队。打了一个漂亮仗,部队又增加到七万多人。

随后起义军乘胜追击罗马军的主力部队,在波河流域又击败了山南高卢总督的军队。队伍一下发展到了十二万人。

公元前 72 年秋天,起义军在意大利布兵提着半岛集结计划,乘基利基海

2016 年 3 月 17 日夜,诗人王果先生不幸逝世。王果,本名王北秋,甘肃文县人,生于 1927 年 1 月,是一位风格独立的老诗人。他一生坎坷,历尽人间磨难,仍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王果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和他相识三十多年,对他的遭遇有一些了解。年轻时,王果先生是一位向往革命的文学青年,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诗坛崭露头角,以穆歌为笔名发过不少新诗,曾有值得骄傲的经历。解放后,因和胡风有过一点交往,被株连批判,流放边地,九死一生,二十五年不见天日。我认识他是在 1982 年春天,我大学刚毕业,他获平反刚回上海,我们同在《萌芽》杂志当编辑。他沉默寡言,独来独往,对自己经历的苦难岁月,很少和人谈及。我们有了交往后,他视

一个诗人的幸福和痛苦 ——悼念王果先生

赵丽宏

多数世人以为的奢侈,是时髦的有钱“使劲花”。而奢侈品,仅仅是可用金钱换来的昂贵消费品。我意不尽然。那些用金钱换来的“奢侈品”,只不过是昂贵。昂贵与奢侈并无多大关系。人们所拥有的钱财是个不定数。对有些人来说属于昂贵的东西,对另一些来说并不值多少钱,甚至还有人会将其视为粪土。而对那些常在网络上感叹大大地拖了平均收入后腿的人,上两次馆子也属于破格消费。

对于奢侈,钱不是重要因素,甚至不是因素。对有些人,一掷千金是件非常随意的事情,无需时间,也不费工夫,且并不影响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数字。所以,钱并不代表奢侈。钱再多也不能让人多活一天,除了换个器官可以延长人的若干时间的生命外。但换器官的人有长寿的吗?世上真正的长寿者多与财富无关。

奢侈

诸雄潮

我以为的奢侈,是能将时间不计量地投入某种“无用之学”和“无用之物”。时间就是生命。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生命的长短有个基本的定数,过一天少一天。肯把大量的精力、工夫、心思,特别是时间投入某种“无用之学”和“无用之物”,才是真正的奢侈。这般奢侈很可能没有结果,而这般奢侈若有结果,那才是奢侈品,因为它用时间和生命磨练凝成的。真正能在这个社会上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的常常是这样的“奢侈品”。

时间才是奢侈的重要因素。对于时间,我们既要学会精打细算地使用,又要敢于不顾一切地豪掷。对自己喜欢的学问与事物,哪怕“无用”,也要大大地奢侈一把,义无反顾地投入。生命的价值大多在这种过程中得以体现,也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带有使命。

忆雪夜中的火光,还有那些苦难中得到同情和帮助的珍贵瞬间。在几近绝望的孤苦中,是诗歌使他心中的希望之火不致熄灭。那首题为《扼思》的诗,诗中的意象是一头忍辱负重、历尽辛劳的牛,它用沉思的眼神看天地,看历史,看人间的神世炎凉。尽管这目光中流露出忧郁和悲愤,尽管没有人能改变它的命运,牛却“仍然默默地向人们友好地张望”,它无法逃脱终老的下场,“它被牵出牛厩,决别田野,走向屠场”,“远远就听见了那刀剁击的声响”,它颈项上被轭勒出的血痕,它沉思的眼神,永久“嵌入我的心中”。这样的诗,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使人反思过去的年代,联想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



王果的晚年,虽然很多时间卧病在床,但他一直在思考,在用诗文表达对这个时代的看法。近年来,《上海诗人》和《上海文学》曾多次刊发他的新作,引起读者的关注。2012 年,他写成《洪荒六记》,反思他经历的艰辛岁月,是一本浑厚深挚的书,是一本有力量的书。历尽磨难和沧桑的心,平静地回望历史,追述往事,让人读得流泪。这是真实的力量,是

人道的力量,是情感的力量。书中叙述的往事,也许不堪回首,但中国人应该了解,而且必须认真面对,铭记在心。曾经的坎坷和灾难,是我们民族的心头之痛,却也是我们财富。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即此道理。遗忘和逃避,绝不是一个民族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上海文学》曾发表此书的选章,震撼了读者的心灵。而王果作为一个有反思精神的诗人,也被更多的读者关注。

今年年初,王果先生将他的新作《三思三首》寄给我,希望在《上海诗人》上发表,编辑部决定刊登在今年第二期。就在刊物编辑过程中,传来了王果先生去世的哀讯。《三思三首》是王果先生最后一次为读者奉献的诗作,可视作他的绝笔,也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心声。王果的诗作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思想自由。

我是最痛苦的,因为我自由思想。

一个诗人的幸福和痛苦,凝聚在真诚的文字中,留给读者的,是余音不绝的思索。(2016 年 3 月 27 日于四步斋)

新民晚报创办的中国围棋天元赛 30 届了,很不容易。中国天元赛是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新闻棋战。我和天元赛很有缘分,四次夺得天元赛冠军、四次参加中日天元战,可以说是天元赛伴随我成长。

记得 1988 年初,我从第二届中国天元赛番中脱颖而出,夺得了挑战权。当时五番棋挑战赛的前二局在杭州进行,结果我糊里糊涂地连输两局,以 0 比 2 落后。到了第二阶段在北京进行后三盘时,新民晚报体育部的朋友告诉我,已经与日本方面谈好了,当年要在东京进行首届中日天元战。

中国出场的棋手就是第二届中国“天元”获得者。这对于我来讲,就必须要在后三盘比赛中连胜三局。受到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我平添了奋战马晓春天元信心。后三局在北京的比赛我犹如神助竟连胜马晓春三局,上演了“二连败三连胜”大逆转。

我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决战。以 3 比 2 的比分,后来居上战胜马晓春九段,夺得了第二届中国天元赛的冠军,并获得代表中国参加第一届中日天元战的资格。尽管在第一届中日天元对抗中,我输给了日本“天元”赵治勋九段。但是 1988 年这一年,我在与“老冤家”马晓春的天元大战“翻盘”成功和如愿参加第一届中日天元战,成为我棋坛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经历。后来,我在中日围棋擂台赛有较好的表现,我觉得与天元赛上这段经历和中日天元赛上磨练分不开的。

当时我们职业棋手都很看重中国天元赛。这是因为新民晚报不仅围棋报道力度很大,举办中国天元赛和中日天元赛等也很投入。获得天元赛冠军还能参加中日天元战,对于我们棋手来讲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那个时期,我的辉煌在中国天元赛和中日擂台赛。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天元赛和中日天元赛许多美好时刻还历历在目……但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

十年前,我们历届“天元”曾经聚会古镇同里,庆祝中国天元赛 20 岁生日。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到美丽的江南古镇同里,欢度中国围棋天元赛三十岁生日。站在天弈阁上,眺望新落成的同里天元文化苑,真是感慨万千……

马晓春:在第一届中国天元赛上,我幸运地赢了聂卫平,成为首位“天元”。明请看本栏。

天元赛伴随我成长

刘小光

调集军队从西班牙和色雷斯,集庞培与路鲁斯斯的军队过来增援克拉苏部队,这时克拉苏军队从背后挖掘战壕,从两端切断斯巴达克斯的出路。斯巴达克斯的军队由于过度疲惫,战斗力锐减,在三支罗马军的狙击中失利而失败。公元前 69 年,在阿普里亚南部的激战中,起义军以小敌众,又遭到战败。斯巴达克斯的六万精兵均被杀死。5000 名逃往北意大利,却被庞培军队俘虏后卖为奴隶。5000 人俘虏后被克拉苏部队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正义义愤填膺。

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军整整奋战了 12 年之久。其社会影响不可估量——由于这次起义,使罗马发生了波动、震撼。以使本来罗马要实现共和体制而倒向了帝制,使罗马帝国的诞生。奴隶们之后一次次地发起斗争,都以斯巴达克斯为战斗的旗帜!



十日谈

天元赛而立回眸